

請看上面頁數是一七六，一七六頁，看銘文：

【止動歸止。止更彌動。唯滯兩邊。寧知一種。一種不通。兩處失功。遣有沒有。從空背空。多言多慮。轉不相應。絕言絕慮。無處不通。】

我們看這一段。大師這篇文章，當然偏重在宗門，也就是偏重在參禪的這一方面的修持，特別是指導用功。雖然是禪宗的典籍，這裡面所講的原理原則，教下也都用得上，正所謂是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不離這個。『止』與『動』，是一不是二。往後還要發明這個道理，這在用功可以算是第一個階段。我們在《楞嚴》裡面看到「六結三空」，六結裡面第一個就是動，第二個就是靜，這個「止動」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講的動靜。凡夫不曉得動靜一如，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動把它止住，認為這樣才能夠得到靜。那是不是真能止得住？止不住的，愈止就愈亂，此地講的『止更彌動』。這個動靜，或者是止動，都是講的我們心，都是講的心。經典裡面，特別是大乘了義經典，我們常常念到，真心是湛然常住不動的。我們想想經裡面這個句子，湛然就是清淨，我們講乾淨，一塵不染；常住，就是不動的意思，永遠是這個樣子。不但在如來果地是這個樣子，在凡夫還是這個樣子，縱然我們講到凡夫最惡劣的境界，地獄眾生，也沒有兩樣。這樣的真相，我們為什麼見不到？那就是我們在這個真心裡面，是起了一個妄心。諸位要曉得，真心是本有的，妄心，從名字上你就了解，妄心是虛妄的，不是實在的，是虛妄的。由於這個妄心起作用，他就妄見。這個妄見裡頭最重的，也是最根本的，就是分別、執著。我們講的第六識、第七識，第六意識就是

分別心，第七識就是執著心，這兩個都是妄念，可以說是一切妄念的根源。但是你要曉得，它是虛妄的。如果你明白它是虛妄，妄不礙真。如果這個真心要受到外面的妨礙，那還能叫真嗎？那就不能叫真了，真是決定不會被別人障礙住。

現在你為什麼障礙？因為你迷了，你以為有了障礙。這是自己以為有了障礙，而這個疑惑沒有辦法打破，因此我們見不到常住真心。於是想什麼？想把這個妄念克服住，愈想克服妄念愈多。我想這種境界同修們可能都有，當你在念佛、在靜坐的時候，不知道哪裡來的許多妄念，你要拚命想把這個妄念壓下去，愈壓愈多。大凡用功夫，這是兩種常見的境界。一種，他沒有妄念，沒妄念，精神提不起來，就打瞌睡了，一坐在那個地方他就昏沉了，這是一個現象，昏沉就是無明的現象。一種現象，就是這個妄念很多，都起來了，佛學名稱上叫掉舉。這個就是妄想，你愈是想止住，愈動得厲害。真正的靜，從哪裡找？真正的靜，動靜一如，動靜不二。靜是心的本體，動是心的作用，體用是一不是二。有體一定它有作用，有作用裡面就產生兩個現象，一個是迷的現象，一個是悟的現象。怎麼叫迷？把動靜看作兩樁事情就迷了。如果曉得動靜是一樁事情，換句話說，你找動也沒有動相，找靜也沒有靜相。只要知道它是一，一裡面找動靜二相都找不到，所以《楞嚴經》裡面講「動靜二相了然不生」，就是在這裡頭找不到這二種相。怎麼找不到？是你心清淨了，你心不再向外面境界去攀緣了，於是這二種現象在你心裡面都消失了，這個時候你的心才得到真正清淨。所以動靜二邊都離開了，這個是在修行境界裡面講是第一層的境界。

底下說『唯滯兩邊，寧知一種』，這個兩句是解釋上面兩句的。「兩邊」就是指前面動靜二相。一種所謂是一體無差，這兩種現象是一個相。我們應當明瞭，兩邊妄，那兩邊都是妄，如果說真，

兩邊都是真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從俗諦上來看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；從真諦上看，凡所有相皆是實相。外面境界有沒有變動？沒有變動，只是換換名詞而已。為什麼要換名詞？一個是覺悟的觀察，一個是迷惑的觀察。迷惑就是把這個動靜看作兩樁事情，都是虛妄，動是虛妄，靜也是虛妄。在此地祖師只舉這一個例子，用這一個例子來概括世出世間一切法。譬如我們講佛與眾生二邊，你要把佛不是眾生、眾生不是佛，二邊俱妄，眾生是妄，佛也是虛妄的；你要曉得生佛不二，生佛一如，二邊都真，佛是真的，眾生也是真的。可見得這是迷悟的看法，境界並沒有改變，所謂是境隨心轉，不是境界真的被你心所轉，哪有這種道理！境隨心轉是每個人的心不一樣，他看到那個境界所感受的不相同，境界印在各人的心裡，各人心裡變現一個境界，各人所變的都不相同，這叫境隨心轉。所以你慈悲心看一切人都是好人，佛眼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菩薩眼睛看一切眾生都是菩薩，凡夫眼裡面看佛、看菩薩也是凡夫，這就叫做境隨心轉。這兩句話在此地說「唯滯兩邊」，滯是止，止在兩邊的話，這是凡夫的知見，迷而不覺。覺了怎麼？覺了，曉得一種，所謂是見相就見性。古人用金器做比喻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。你見到器就是見到金，哪有兩樣？用功，知見是在第一，知見要是錯了，功夫決定不得力。

底下兩句說，『一種不通，兩處失功』。這一句是接前面所說，顯示一種的真理，同時也責備凡夫迷惑，不認識一，在境界裡面生起虛妄的分別，這是用功不得力，學佛不得入門的所在。你說為什麼不能入門？這個道理就給你說出來了。我們現前正墮在這個境界裡面，所以功夫不得力，沒有法子見道。不要說修道了，沒法子見道，就是不知道是一。要果然從這個地方悟入了，這一悟入，那名稱也很多，在淨土法門裡面叫一心不亂，一，一心不亂。《華嚴

經》裡面講一真法界，也是講的一，「入法界品」就是入一真法界。宗門裡面常說「識得一，萬事畢」，萬事是講修行，六度萬行。六度萬行統統圓滿了，統統畢業了，你怎麼圓滿的？怎麼畢業的？你認識一了。宗門裡這些祖師，你看到他開悟了，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了，他悟的什麼？他見的什麼？就是見到一了，萬法一如，見到了一如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，「如來者，諸法如義」，就是見到一如。所以佛經一開端，證信序裡頭跟你說的，「如是我聞，一時」，這個意思很深很深。我們的過失完全是在虛妄的分別執著，所以搞得天下大亂。這個天下大亂，咱不管這個世間怎麼亂法，你自己亂了。如果這個世間他亂我不亂，那就對了。你自己心要是不亂了，你看這個天下也不亂。你千萬不要誤會，我心很清淨不亂，這個世界太亂了。跟你說，你還是亂，你要心不亂，你怎麼會看到外頭境界亂？外面境界亂，那是誰看到的？這個意思向下還有許多的發揮。

再看底下兩句。前面六句在功夫上來講非常重要，就是用在念佛上也非常之好。我們念佛希望念到一心不亂，希望念到功夫成片，如果能夠把握著這個原則，我們的功夫不難成就。要不曉得這個道理，真是「兩處失功」，真與妄兩處都失掉了。說『遣有沒有，從空背空』，這個意思說明了有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佛在經論上常常開導我們，有是什麼？是因緣生法，如果要跟諸位說真實的，世間什麼都是假的，假有裡面只有因果不假，這個道理很深很深。為什麼說因果不假？因為一切法都是緣生法，緣生法就是因果的定律。所現的一切境界相是妄相，妄相有沒有？妄相有，不能說沒有，雖有它是虛妄的。所以佛才教人要修殊勝之因，才能夠得殊勝的果報。俗話講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你修善得善報，你作惡得惡報，這個是一定的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佛法總常說「菩薩畏因，眾

生畏果」。菩薩覺悟，所以對於造因非常的慎重；眾生迷惑，疏於慎重的造作，所以感得的果報，不堪設想。這個意思在一切大乘經裡面佛跟我們講得很清楚，我們要細心的去體會。

最殊勝的因，就是清淨之因。什麼叫清淨之因？離一切分別執著，修一切善法，這個因是清淨的。離分別執著，換句話說，你的一切造作不是虛妄的，不是妄心，你是用的真心。真心也就是《觀經》裡面所講的至誠心，至誠心就是一心，無論是待人接物，你只用這一個心，用這一個心就能夠成佛、就能夠成菩薩。至誠心裡面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無論外面境界的好醜，他的心是平等平等，無有高下。在菩提心裡面直心。才動一念分別，這就是妄心，就落到意識裡面去了。意識裡面的造作，就有善、惡、無記，所感的報，就有善報、惡報、無記的果報。這是說明諸佛菩薩跟我們不一樣的所在。要說得更通俗一點，就是我們的生活，過日子不一樣，用心不一樣。佛菩薩用真心，修一切善法，所以他得的這個果報殊勝。我們再看看凡夫，用分別、執著心修一切善法，他得的果報就不殊勝。在人間講，凡夫眼睛裡面講殊勝，他能夠生天。像昨天晚上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讀到的忉利天主，他能夠生天，人間果報最殊勝。但是諸位想想，天，他還是有煩惱，還是有生死，所以他不究竟，殊勝而不究竟。我們人間有戰爭，所以帶來了很大的苦惱。忉利天也有戰爭，你們看經上講的，阿修羅常常找帝釋天的麻煩，要跟他打仗。這個戰爭彼此都有勝負，有的時候忉利天主這一仗打贏了，有的時候也輸給阿修羅了，這個事情常有，這就是福報不是真正的殊勝。

我們如果說真正明白了這個道理，為什麼不用一心？佛法在修證上講，信、解、行、證這四個過程，信是第一位，唯有信，才有真正的理解，開經偈裡面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才是真正理解。

千言萬語，對於初學的同修來說，無非是勸你建立信心。你信佛沒有用處，你信經典也沒有用處，你信我跟你所講的更沒有用處，要信你自己的一心就有用處。信你自己什麼？我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我的心跟十方諸佛如來的心就無二無別，我用這樣的心來修一切善法，就能夠證得無上菩提，這才管用。所以說佛教不是宗教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宗教，你要相信別人，你要信他。佛法講信自己，不能信他，信他沒有用處的，信他到最後兩邊都落空，要信自己，依這個信心來修，沒有不成就的。這兩句的意思也不難懂，我們曉得一切有是妄有，所以不應當執著「遣有沒有」。「空」，空本來就是空，你要再想我要把一切空掉，那你不叫頭上安頭？本來就是空，你還空個什麼？心本來就是清淨的，我還要修清淨，糟糕了，清淨裡頭再加上個清淨，就不清淨了。真心是空寂的，所以你要是修空、要修寂，那就是《楞嚴》裡面講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」，你又增長無明了。正是六祖大師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空也沒有，有也沒有，空有二邊都沒有，空有二邊都不可以執著，這個境界很難講，也不容易體會。空有這兩個現象是相對而產生的，因為從有才顯得有個空，從空才顯得有個有，你要問問，空有到底是一還是二？我們不得已用個比喻來說，這個空好比什麼？好比我們看電影那個銀幕一樣，是一個白布，裡面什麼都沒有；有就好比放映的時候，那個影片影像放在上面。因為一個空白的銀幕，所以這個影像才能看得清楚，才能見到有，也因為正有個影像，所以才能反應底下這個空白的銀幕，所以空跟有是同時的。換句話說，空全是有，有也全是空，你要曉得這個道理，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一有執著就錯了。

底下兩句，『多言多慮，轉不相應』，言語要是多了，愈說愈遠了。這個說法特別適合於中國人的口味，你看中國的典籍，愈講

到高深愈簡單。你們看看中國，中國文化的根源就是《易經》，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源。六經可以說都是《易經》的卦相的註解，你看那本多簡單，幾畫符號，幾個字解釋。佛法也是如此，講到最極深之處，也是簡單明瞭。有些人看到佛法，這麼多的經典，一看都嚇到了。實際上，你要講這麼多經典，《心經》二百六十個字全都包括了。再說得更簡單一點，每部經開端，「如是」兩個字就全都包括了，那些所講的就是講「如是」兩個字而已，一句話可以把整個問題解決。所以言語愈多愈是不容易掌握到要領，頭緒太多了，就找不到頭緒了。所以真理，簡而不繁。三祖《信心銘》也只不過是五百八十個字，比六祖《壇經》簡單得太多了。可是六祖真正的綱領也不多，就是在《壇經》第一章裡面十五首無相頌，六十句。那個六十句無相頌，把六祖所悟的這個境界全部說出來了，也是要而不繁。所以說是言語愈多反而不相應。這也就說明了，為什麼佛菩薩、祖師大德示現一個榜樣，教我們學東西要一門深入，就是怕的是你學多了，「轉不相應」，那真正吃虧了。一門裡面，這個相應是什麼？與真如相應，與一心相應，不管哪一個法門無非都是修一心而已。淨土講一心，禪家講明心見性，是一樁事情；教下講大開圓解，還是這一樁事情。你要想與這個相應，只有一門深入。

我們看古來的大德，差不多是十年到二十年這個階段，得到相應的人很多很多。諸位從《高僧傳》，從禪宗語錄裡面去看，十年以上，二十年以下，在這個階段他們開悟的人太多太多了，真是不可勝數。你再看看他們所用的功夫、所學的都是一門。教下那些大開圓解的，都是從一部經，他才有開悟的可能。他要搞個五部十部，那就是六祖所講的，到結果也不過是一個知解宗徒而已。在佛法裡面講，只不過是個多聞而已，今天講多聞的學者而已，不能夠大開圓解，不能夠大徹大悟。毛病在哪裡？就是「多言多慮，轉不相

應」。我們凡夫不能沒有慮，無言無慮就成佛了，這是我們做不到的。我們沒有言，妄想還是不能斷，還是妄念紛飛。佛的方便法，就是把我們的言慮，使那個多言多慮，把他誘導，教你一個方向，一言一慮，用這個辦法。你說念佛人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是不是言？是言，一句話，所有念頭也集中在這裡，不動念則已，動念就想著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把這一切亂的念頭，多言歸一，到功夫成熟的時候，這個一也不要了，斬斷了，那就入了境界，就得一心。禪宗的辦法亦是如此，參話頭。話頭，也是一句話，把你的念頭拴在這一句話上，也是從多言多慮，歸到一言一慮，都是用這個辦法。這個辦法是最高明的辦法，能夠叫我們外絕諸緣，內熄分別。把這個分別執著，分別執著就是妄想，內熄妄想，外絕諸緣，我們古來的大德都用這功夫。

這到成熟了，前面是用功，這裡是見道了。『絕言絕慮，無處不通』，經典裡面常講的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「絕言絕慮」這個話不能發生誤會，絕言是不是從此以後不說話了，也不思想了。如果從此以後不說話、不思想了，木頭人是做到的，你學佛學到最後不過學個木頭人而已，那哪裡叫成佛？我們套《金剛經》上一句話，諸位對這個意思就可以稍稍體會到一點了，「言慮者，則非言慮，是名言慮」，這就叫絕言絕慮，無處不通了。這個「通」就是通達實相，通達諸法如義。為什麼？言慮都是因緣生法，既然是因緣生法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這就是絕言絕慮了。雖然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可是也還有言慮的名相在。如果說絕言就不說話，三祖說這麼多，他有沒有絕言？釋迦牟尼佛說那麼多經典，有沒有絕言？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說與無說是一不是二，言與無言是一不是二，這叫絕言。慮跟無慮是一不是二，這才叫絕慮。二邊都絕了，不是絕一邊，絕一邊存一邊還是沒絕。希望諸位能夠體會這個



意思，真正所謂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你才有門路可入。

底下一段，這入門了。底下一段，叫入門。諸位翻過來：

【歸根得旨。隨照失宗。須臾反照。勝卻前空。前空轉變。皆由妄見。不用求真。唯須息見。二見不住。慎勿追尋。纔有是非。紛然失心。二由一有。一亦莫守。一心不生。萬法無咎。無咎無法。不生不心。能隨境滅。境逐能沈。】

看這一段，這一段是入了境界，必須要到「絕言絕慮」，這是歸根了。『歸根』，「根」是什麼？是性。歸根的意思就是見性，禪家講明心見性。「無處不通」就是『得旨』。無處不通，在《華嚴》裡面講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有障礙就不通了，通達就是沒有障礙。既然是「歸根得旨」了，又『隨照失宗』。這個話怎麼說法？怕的是你在這裡頭起分別、起執著了，「我見性了」、「我事事無礙了」，這就又失了宗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有這一念，「我見性了」、「我得一心了」，你有沒有得道？你還是凡夫，沒有得自以為得了。真正得怎麼樣？真正得不是「隨照」，隨照實在講是隨念分別，他這個句子真有點像《金剛經》裡面句法，怕的在這個地方隨語所轉，又迷了，所以在這個時候再提醒你。真正「歸根得旨」，是寂照的境界現前，可不是隨照。寂是什麼？心真清淨了，外面境界樣樣明瞭，通達無礙。為什麼？他在境界裡沒有分別執著，連自己見性也沒有這個念頭，「我見性了」，沒有。也沒有個念頭，某人還在迷惑，某人好像沒有見性，沒有這種念頭。因為在這個境界裡面是萬法一如，平等平等。如果起一念，那就不平等了，那就失照了，此地講失宗了。所以這個地方決定不能夠有一個錯誤的念頭起來。像《維摩經》裡面所講的「平常心是道」，平是平等，無有高下；常，永遠是這個樣子。佛說一切法是絕言絕慮而說的，所以佛是無法可說。《金剛經》上「無有定法可說」，無法可說，

佛說什麼法？佛沒說法，佛說法，佛起心動念，佛失照了。佛說法就像我們這個磬跟木魚一樣，敲它就響，就我們叫它說法，你不敲就不響。雖然敲了，是不是它有心來應你的？無心。如果它有說法的話，不敲它也響，不敲它不響。敲了響，響就是不響，諸位要曉得這個意思，這是佛法裡面講的感應道交。眾生有感，佛則有應，眾生是有心而求感的，佛是無心而應。唯有無心而應，所以他才萬法皆通，才是事事無礙。

『須臾反照，勝卻前空』，「須臾」是極短的時間，回光返照。以明暗色空，銷歸自性，這叫做「反照」。空不自空，因心故空；有也不自有，也是因心故有。換句話說，離了分別執著，哪裡來的空有？由此可知，空與有是我們的分別執著心裡面所現之物，是妄心所現，不是真心所現的。換句話說，無論你是依空修、是依有修都是顛倒，都不是真實，真修是空有二邊不住，所以教你一回光就「勝卻前空」。

『前空轉變，皆由妄見』。前面說過，有是妄，空也是妄。空與有都是緣生之法，既是緣生之法，緣就不定。所以你要想離妄，離妄心難。那麼我們轉變一個方法，我們先離妄境。也就是妄心是能變，妄境是所變，能變是主觀的，這個東西去掉很難。我們俗話也說，所謂是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，本性就是講的成見，我們今天所謂主觀的觀念，這個東西離開很難，但是這個客觀與主觀是相對的，客觀沒有了，主觀也就沒有了。換句話說，所緣的境沒有了，能緣的心也就不能夠建立了，這也是一種善巧，先離境，境離了，心自然就息了。所以佛法裡頭常常教人發廣大心，特別是《華嚴經》裡面，發廣大心。用意在哪裡？你想想看，它用意是要破我執、破法執。我執、法執是什麼？是成見，是主觀觀念，不容有。那破除的方法，我們從客觀境界上破，我們把心量擴大，我們看到

別人就像看自己一樣，發大心，修大行。什麼叫大行？心大，行就大；心小，行就小。歸根結柢，大心是主，其餘皆是賓。心量一大，我見不破自然就轉變了，我執不破自然就破了。這是比那個小乘人一昧就在我執、法執上來破要容易得多了，在時間上來講也快速得多了，這是大乘佛法善巧之處。這一段意思也是講，我們如果要是離妄（求著離妄），必須二邊都要離開。

底下一句說，『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』。為什麼不須求真，「不用求真」？真是本有的，你到哪裡去求。《楞嚴經》上說，「言妄顯諸真，妄真同二妄」，你們想那經文，「猶非真非真，云何見所見」，這四句話是《楞嚴經》上說的。求真，那真是一個妄境。你要懂得這個原理，你說我們念佛人求一心不亂，你有求一心不亂的心，試問你能不能得一心？你得不到。因為求的這個心是個妄心，妄求不到真，妄所得的結果還是虛妄，求不到真。那好了，你不求行不行？不求也不行，不求也得不到。你不求這個心，你想想看，還是個妄心。求真的心是妄心，不求真也是妄心，所以說「真妄同二妄」，兩個妄念。那到底怎麼辦？「息見」。見就是什麼？這個見解把它息掉，求真的見解息掉，不求真的見解也息掉，真心就現前了。一切分別執著都沒有了，這個時候真心就現前，真心就用事了。

只要我們能夠離一切見，這個離見比離相的功夫還要深一層，你看《金剛經》裡面前半部教人離相，離四相修一切善法，後半部比前半部的意思更深，離四見修一切善法，不但這個世間一切的妄見你要離開，連佛證的三身，佛證的有大身、三身，佛所證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見解都要離掉，都不可以執著。你要執著有個無上正等正覺，我要來求無上正等正覺，那糟糕了，那無上正等正覺正是迷惑顛倒，是個妄念。念到這裡，諸位特別要記住《楞嚴

經》裡面的一句，修行，因地心與果地覺一定要相應，才能成無上道。我們因地心是個妄念，怎麼能求得果上的正覺？不相應！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心，不管你怎麼用，統統是妄心。你們想想，對不對？真心沒現前，這個事情不能欺騙自己。真心無念，妄心有念，這是兩個最大的差別。真心是寂照，我們講觀照，妄心隨照，隨照就失宗了，祖師跟我們講得很清楚。可是功夫又不能不用，不用也不行，用功不曉得從哪裡用起，這個事情麻煩大。所以在般若經典裡面佛告訴我們說，功夫三個層次，對絕大多數的根性是非常的適用，那就是講上上根以下，離開了這個方法很難有成就，那就是先用觀照的功夫，我們講觀照般若。觀照用的什麼心？用的分別執著的心。換句話說，用第六意識，是用妄心。觀照是什麼？日常生活當中，常常能夠想得起經典裡面的教訓，用這功夫。譬如說，我們在境界裡面，日常生活當中，待人接物之處，我們心起分別了，這一起分別心，馬上自己就能夠覺悟，我應該用平等心，我用一心，為什麼對這個人好，對那個人薄一點，我為什麼有分別？要常常提起這一念，這就叫觀照。一念分別執著是迷情，是無始劫以來的虛妄習氣，在境界裡面分是分非、分善分惡，心境不如，這個就叫做觀照的功夫。

當你觀照功夫一提起，心清淨了，可是一會兒又失掉了，這功夫很短暫的，你要常常用，不斷的用。用到怎麼？用到你這個心不亂了，有了主宰了，照住了，這第二層的功夫。那就什麼？得三昧了。這個功夫成就，在念佛人講，證得念佛三昧，就是事一心不亂。換句話說，不必時時提醒自己，已經如如不動了，平等心現前了。換句話說，自自然然在日常生活當中能用一心，不是用二心，真正用的是一心，這是你得念佛三昧了。這個功夫更增上是照見，到照見才是大乘的入門，我們講得理一心不亂，開智慧了，這個時候

就一切通達。《心經》裡面一開端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照見五蘊皆空，能所二邊都不執著了。這個方法非常的善巧，對於中下根性的人來講，是最好的修學指導原則。我們要不循著這個原則來進修，恐怕很困難。真正照這個原則來修學，剛才說了，我們的古聖先賢，十年到二十年當中開悟的太多太多了，他們所用的功夫就是用這個辦法。念佛人的警覺就是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阿彌陀佛的意思，阿彌陀佛是梵語、印度話，意思是無量覺，「阿」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無，「彌陀」翻成中國意思是量，「佛」是覺。我們起心動念是迷，一句阿彌陀佛，我要無量覺，要樣樣都覺悟，就是提醒你這句話。我要樣樣覺悟，我怎麼又迷惑顛倒？怎麼又起心動念？所以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是喚醒自己無量覺，我們在境界裡要覺而不迷。古德所謂「不怕念起」，念起就是迷，「只怕覺遲」，覺，回光返照，也比喻作回頭是岸，從迷裡面回頭就覺悟了。

這個地方教你，你要是求真，你是迷了。「息見」，見就是見解，把一切見解統統能夠離開，這就是覺。所以說只要離一切見，全體皆真，見相就是見性，還求個什麼？初學人，我常常勸勉同修們，我們眼前要做的，「於世無求，於人無爭」。求的這個心，妄心；爭的那個心，是造罪業。你要想開悟，你要想得一心不亂，你有求有爭，決定得不到。看到別人好，我們要讚歎、我們要歡喜，生一念嫉妒障礙，造無邊的罪業。別人做好事，我們造罪業，你想想，你豈不是迷惑顛倒嗎？別人做好事，你隨喜讚歎，功德無量！那你想想自己，你是個聰明人，你還是個愚痴人？聰明人跟著人家前進，愚痴人是愈墮愈深，這是我們必須要提高警覺的。

底下兩句說『二見不住，慎勿追尋』，「二見」就是真與妄兩種見解，二邊都不住，不住這個念頭也沒有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跟我們說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祖師這兩句跟《金剛經》這兩句是

同樣的境界，真妄這兩種見解都不執著，都不去分別，都不執著。

「慎勿追尋」，追是追究，尋是尋找，為什麼？追與尋，你看看在《百法》裡面是哪一個心所？尋、伺。尋、伺所用的這個心與誰相應，在八識裡面與第六識相應、第七識相應，那不是妄見是什麼？你要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對於過去的你要去追悔，對未來的要想期望，全都錯了。如果你懂得《金剛經》裡面講「三心不可得」，你這個念頭都會息掉了。《金剛經》上這三句話是總綱領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換句話說，你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所有的想頭、念頭，統統不可得，全是虛妄的，你要把這個當作真的，統統是障礙，你怎麼能夠明心見性？你怎麼能夠證得一心？明明跟你講了，一心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照是一切明瞭，一切通達，這個裡面沒有三心，沒有三心就是寂，有三心就不寂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的是總綱領，祖師所說就變一句話來講，還是不離這個綱領。所以句句都是佛法，離了這個綱領就不是佛法，離了這個綱領，那魔說了，不是佛說了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這一段沒講完，就講到此地好了。